

皖南花鼓戏传统剧目选集

芜湖专署文化局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皖南花鼓戏传统剧目选集

蕪湖专署文化局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61年·合肥



皖南花鼓戏传统剧目选集

蕪湖专署文化局編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2号

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6 $\frac{7}{16}$ 字数: 170 千

1961年3月第1版

1961年3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前 言

皖南花鼓戏是流行于安徽省皖南地区的地方戏。它是由百年前湖北民間花鼓調和河南灯曲子，随着移民进入皖南，与皖南地区的民間歌舞合流演唱，后又吸收了徽剧、京剧等兄弟剧种艺术的有益成分，逐步发展演化而成的一个剧种。

这个剧种与其他兄弟剧种一样，解放前是受尽反动政府的摧殘迫害的。反动派与資產阶级老爷們将它称之为“花鼓淫戏”、“败坏风化”，而加以“封箱”、“禁演”，因而逼迫得艺人們不得不在山乡僻壤偷偷演出，或者与京剧合班演出，剧种艺术长年得不到发展。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这个剧种才获得了新生，有了空前的发展。目前皖南地区不仅宣城、广德、宁国、郎溪等县建立了专业剧团，而且蕪湖专区也成立了皖南花鼓戏剧团；剧种的风格进一步形成与成熟；剧目、表演、唱腔等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皖南花鼓戏是在皖南宣城、郎溪、广德、宁国一带生根、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清康熙至光緒年間，湖北、河南地方曾多次遭受水旱災害，災民陸續南迁。随着移民的南来，湖北的民間花鼓調与河南的灯曲子，也傳入皖南。于是每逢节日玩灯賽会，移民带来的花鼓調与灯曲子，与皖南的民間歌舞一結合，就产生了皖南花鼓戏胚胎时期的“灯会”演唱形式。在灯会歌舞普遍流傳中，农村中同时出现了“打五件”的說唱形式（即由一人或两人合作，身背木架，架上放着大鑼、小鑼、鼓、鈸、竹板五件乐器，沿門自打自唱），“打五件”与灯会歌舞“地攤子”是皖南花鼓戏的雛形，一般有四、五人至十余人，在广场上載歌載舞演出，演員开始分男、女角，化装上场，有了角色的分工，演唱内容除民間歌舞小戏外，大多是有故事情节和人

物的生活小戏。“地摊子”经过一个期间的流传、发展，积累了剧目，丰富了唱腔，于是就促成了职业性的“四季班”的诞生。

“四季班”奠定了皖南花鼓戏剧种艺术的基础，当时流传很广，光绪末年宣、郎、广、宁等地四季班社就有十五个之多，分为西路（宣、宁一带）与东路（广德一带）演唱。这时演唱的剧目更丰富了，除一般小戏外，还有“本戏零唱”和“串打戏”；唱腔开始分主腔和花腔；表演上也有了“三行八角”（三行是生、旦、丑，八角是老生、三生、小生、老旦、青衣、花旦、丑角、草班），而且积累了不少经验。“四季班”长期在农村中流传，有时受到反动派的迫害，就与京剧、徽剧合班演出，通称“二蓬子”；而单独存在的班社，由于演出条件简陋，又称之为“草台班”。一直到解放后，由于党的领导与关怀，才正式诞生了皖南花鼓戏剧团，剧种艺术也更快发展与更趋成熟了。

皖南花鼓戏是在皖南农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愿望、性格气质、风格习尚哺育下成长的，因此它有着粗犷、朴实、明快的特点，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与浓烈的乡土风味。它的艺术遗产非常丰富。原有传统剧目一百四十七个，计大戏四十三本，小戏一百零四个；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历年来的挖掘抢救，现已搜集的有大戏三十七本，小戏八十七个。这些剧目大多是描写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的生活愿望与精神面貌的，其中有反映劳动人民生活情趣、乐观主义精神的生活小戏；有反映古代人民悲欢离合、婚姻恋爱的正剧或悲剧；也有揭露封建统治阶级丑恶面貌或批判人民内部落后现象的讽刺剧。在这些剧目中，喜剧较多，其中许多生活小戏都带有喜剧色彩，塑造了各种不同的正直、风趣、勤劳或者虽有缺点但心地善良的喜剧人物。如“扫花堂”中浑厚风趣的马忠、纯朴开朗的马秀英；“闹黄府”中机智正直、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杨三笑；“姚大金报喜”中嗜酒贪杯、但又自觉理亏的姚大金等。这些剧目不仅主题健康、人物鲜明、故事情节生动风趣，而且语言朴实、形象，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风采，对人民起着一定的教育与鼓舞作用。

皖南花鼓戏的音乐唱腔丰富多采、优美动听。它是从花鼓调、灯曲子特别是皖南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吸收了其他剧种的声腔艺术，因而大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如淘腔的浑厚、悠扬，富于变化的旋律，就是吸收了皖南山歌艺术；悲腔，五更调、采茶、赶船、绣荷包、四季花等，则是直接从民歌中丰富提炼而来。皖南花鼓戏的唱腔分主腔和花腔两类，主腔有淘腔、四平调、北扭子、悲腔，花腔有闹花园、梳头调、采花调、大锣花、小锣花、哭皇天、玩会调等，现已发掘记谱的有七十一曲。花腔多依附在歌舞小戏中，有特定的锣鼓伴奏。锣鼓有“冬花”、“两头忙”、“乱紮”、“八哥子洗澡”、“正反撩子”、“老牛操痒”、“哭皇天”及花腔伴奏锣鼓等，这些锣鼓也大多是从民间歌舞锣鼓中发展起来的。

皖南花鼓戏的表演艺术绚丽璀璨。它在保存和发展民间灯会粗犷优美的舞蹈表演艺术基础上，又从劳动生活动作中经过提炼美化，并吸收了兄弟剧种的营养而创造了自己的表演程式。从民间舞蹈发展起来的，以白扇子、红手巾、采色腰带为基本道具的表演方法，如“扫花堂”、“小尼姑下山”中，表演者运用白扇子、红手巾、采腰带组成各种舞幢，表现洒水、扫地、抹桌、上山、下坡等一切动作与人物的内在情绪，既简朴优美，又灵巧活泼，实为皖南花鼓戏表演的一大特点。数十年来，经过先辈艺人的不断创造，还积累了各种不同的表演程式，如“双荷花”、“单荷花”、“盘腰”、“滚身”、“燕子掠水”、“大翻花”、“小翻花”、“双扇子”、“蝴蝶飞”等。舞蹈步法有“云步”、“浪淘步”、“抢步”、“跳步”、“喜鹊登梅”、“矮子步”、“半蹲步”等。从农民生活动作中提炼美化而来的，有“推竹簾”、“放竹簾”、“理花”、“摸头”、“理衣襟”、“捏衣角”、“掸灰”、“拔鞋”、“亮手巾”、“看白扇”等等，俗称“二十四摸”；这些动作又根据男、女、老、小、生、旦、丑不同的身分与行当，而各有粗、细、刚、柔的不同。在皖南花鼓戏的表演中，丑角的表演更为丰富，一般分扇子丑、飞丑、杂丑、丑旦、采旦五类。扇

子丑如“扫花堂”中馬忠的表演，正丑如“拦馬”中焦光普的表演，杂丑如“姚大金报喜”中姚大金的表演，丑旦如“鬧黃府”中媒婆的表演，采旦如“打瓜园”中費大娘的表演。这些表演都有生动风趣、洒脱、明快、干淨利索的特点，既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也在这基础上作恰如其份的夸张、想象。

为了保留优秀的艺术遗产 并与各兄弟剧种交流剧目，我們編选“皖南花鼓戏傳統剧目选集”一册。选集中包括的十个剧目，都是經過整理加工的傳統小戏，其中“扫花堂”、“打瓜园”、“打补釘”、“綉荷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劳动人民勤劳、朴实、乐观、开朗的性格，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姚大金报喜”善意的諷刺了群众中某些不爱劳动、好赌貪吃的落后現象；“拦馬”則歌頌了楊八姐、焦光普机智勇敢、爱国主义的精神；“小尼姑下山”是揭露佛門清規对一个少女的束縛，表达了小尼姑追求幸福生活的心愿；“当茶园”則控訴了封建科举制度給人的痛苦，同时諷刺了旧知識份子那种迷恋功名、空虚孤傲的性格。此外，还有一个大戏“大清官”，主要揭露了皇族統治集团荒淫殘暴的罪行，同时反映了人民对清明政治的愿望，以及封建时代清官的悲剧命运。另一个中型戏“双合鏡”，則是諷刺一位封建官僚嫌貧愛富的丑恶灵魂，歌頌了老家院仗义乐助、成人之美的高尚品德。总之，这些戏都有一定的人民性，也有較强的艺术性，对教育人民与鼓舞羣众情緒是有一定作用的。这些剧目，大都参加过省与华东会演或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演出，受到羣众的欢迎；其中“扫花堂”、“打补釘”、“姚大金报喜”等，在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中，都曾得到省与专区文艺界的一致好评。

但是，皖南花鼓戏毕竟是个年輕的剧种，它在剧目、唱腔、表演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缺点，需要进一步改进与提高。在这个集子里的剧目，虽然都經過几次整理加工，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难免也还有許多缺点和錯誤，希望戏剧工作者与讀者們，多多給以批評，指正。

蕪湖专署文化局

1959年12月15日

目 录

前言

扫花堂.....	1
打补钉.....	17
姚大金报喜.....	31
打瓜园.....	49
当茶园.....	65
拦马.....	79
小尼姑下山.....	99
绣荷包.....	109
大清官.....	123
双合镜.....	165

扫花堂

張明安口述

蕪湖專署文化局劇目組
蕪湖專區皖南花鼓戲劇團
整理

內 容 簡 介

“扫花堂”是個小喜劇。它描寫馬忠、馬秀英兄妹與朱娃子在員外家幫工，秀英與朱娃子相愛，在打掃花堂時，秀英要哥哥向朱娃子說出她心里的話，——把自己給朱娃子做“花花媳婦”。由於馬秀英熱情、爽朗，馬忠憨直、詼諧和朱娃子樸實、忠厚的不同性格，在這特定的情境中，產生了強烈的喜劇效果。

劇本表現了勞動人民對生活的熱愛和他們之間純朴、真摯的階級感情。在表演上，馬忠的“丑”，以及將扇子當作一切道具，載歌載舞等，都是皖南花鼓戲傳統的艺术表演特色。

人 物

馬 忠 朱娃子 馬秀英

馬忠上。

馬 忠 哎嘸嘖！——

（唱灯曲“打补丁”調）

土地菩薩笑嘻嘻，
笑我馬忠穿破衣；
你不做不动吃好的，
我种田种地餓肚皮。
越看越想越生气，
将你丢在水塘里，
噗通一声淹死你，
我問你，可敢再笑帮工的！

（白）我叫馬忠，爹娘死得早，兄妹二人都在員外家帮工。員外明日做寿請客，要我打扫花堂，我不免把朱娃子叫来，一陣前去打扫。朱娃老实能干，我蛮喜欢他。
朱娃子快来啲！

朱娃子上。

朱娃子 （唱灯曲“打补丁”調）

太阳出山笑呵呵，
笑我朱娃沒老婆；

帮工之人好伤心，

討个老婆（也）养不活。

（白）馬忠哥，叫我么事？

馬 忠 我两人打扫花堂去。

朱娃子 我不能去！

馬 忠 你为么事不去？

朱娃子 我猪栏沒扫，猪粪沒挑。

馬 忠 莫慌，等会儿我帮你做。

朱娃子 那……

馬 忠 嗯？

朱娃子 好啥。

馬 忠 走呵！

（唱）朱娃兄弟你听着，

大小事情咱两做。

朱娃子 （唱）种田种地做生活，

多亏哥哥来教我。

馬 忠 （唱）你若不听我的话，

我拳头搥你头脑壳。

朱娃子 馬忠哥哥，到了花堂。

馬 忠 我来开门。（摸腰）哦！钥匙沒带来。（往回走）

朱娃子 馬忠哥，你后头么东西在摆动？

馬 忠 哦！是钥匙在管后门哪。（开门介）

（念）打开花堂门，

朱娃子 （念）霉气冲死人。

（白）你来屎水，我扫地。

馬 忠 你屎水，我扫地。

朱娃子 这……

馬 忠 嚟，你年紀小，重活該我来干。

朱娃子 好啥！

馬忠扫地，朱娃子屎水。

朱娃子 (唱“卖白布”調)

清水洒呀洒得匀，

馬 忠 (唱) 扫帚扫呀扫得平。

朱娃子 (唱) 清水戽呀戽得兇，

馬 忠 (唱) 花堂扫得灰直蓬。

朱娃子
馬 忠 (合唱) 一陣陣霉气冲死人，

員外要絕子又絕孙。(扫完)

馬 忠 扫好了，我們歇下子。

朱娃子 好，馬忠哥，你秀英妹妹呢？

馬 忠 在屋里紡綫。

朱娃子 秀英妹妹綫紡得真好呵！

馬 忠 嗯，一根根紡得有松树筒子那么粗。

朱娃子 哎，一根根紡得和头发絲样的，又細又匀。秀英妹妹真能干呵！

馬 忠 嗯，一餐能吃几大碗。

朱娃子 哎，粗活細活样样管。

馬 忠 (呵欠) 嗯！天沒亮就給員外喊起来推磨，我要睡一觉，把瞌睡补起来，养养精神。

朱娃子 我也要睡睡，养养精神。

两人睡覺，馬秀英上。

馬秀英 (唱“梳头”調)

桂花开，香噴噴，

菊花开，笑迎人，

腊梅花开是新春，

海棠花开喜临門，

靜靜悄悄花堂进，

(夹白) 咳！哥哥，朱娃！

睡在花堂打呼声；

今朝我幸亏来得好，

(夾白)要給員外看到呀!

靠住又要罵一頓。(望望朱娃子)

越看越是惹人愛,

朱娃真是好后生。

(白)我猜他准是和哥哥一起扫花堂来了,他啊!他真好!(喊馬忠)哥哥喂,哥哥!(馬忠打鼾)哟,喊都喊不醒了!我来學員外的声音吓唬他!(裝員外声音)嗯!大胆馬忠,竟敢在此偷懶!

馬忠 (猛地惊醒)哦,哦,我……(見馬秀英)呸!小丫头,好不学,学鬼!么事么事?剛好睡着又来喊。

馬秀英 吃飯了。

馬忠 肚子早餓了。(正要喊朱娃子一道走,回头見馬秀英正在看朱娃子,故意轉身走)走,走,走!

馬秀英 哥哥喂,你喊他一陣去吃飯哈。

馬忠 我吃了再来喊。

馬秀英 吔!哥哥喂哥哥,做活不离伴,上山不失伴,吃飯不丢伴。朱家娃子上山下地和你也是个伴哈,你喊他吃中飯,他也好喊你吃晚飯嘛。

馬忠 (旁白)小丫头和朱家娃子真有点苗头咧!

馬秀英 哥哥你去喊醒他哈。

馬忠 好,我来喊!(走到朱娃子身边,将嘴对着朱娃子的耳朵,不作声)

馬秀英 (着急的)你喊啥。

馬忠 (对着朱娃子,装腔作势的喊,仍不出声音)我喊了,走吧!

馬秀英 我没听见嘛,喊大声些哈!

馬忠 大声喊,不把他喊醒了么!

馬秀英 就是要把他喊醒嘛!

馬忠 好!我再来喊。(刚要去喊,馬秀英拉住)

馬秀英 哥哥喂哥哥,你来,我有句话讲了,你再喊。

馬忠 喊人我还要你教?

馬秀英 不是!

馬 忠 好，你講。

馬秀英 哥哥喂，妹妹长大了喂。

馬 忠 吃飯长大的。

馬秀英 哥哥喂，妹妹个子长高了喂。

馬 忠 嗯，要頂門樓子了！

馬秀英 哎呀……哥哥喂，我要跟朱娃子做……做……

馬 忠 做做做，做什么啥？！

馬秀英 你猜猜啥！

馬 忠 好，我来猜。

（唱灯曲“打补丁”调）

替他做頂花帽子；

馬秀英 （唱）哥哥沒猜中我心思。

馬 忠 （唱）替他做件花衣裳；

馬秀英 （唱）这个猜的也不是。

馬 忠 （唱）替他做根花腰带；

馬秀英 （唱）哥哥乱猜么东西！

馬 忠 （唱）替他做双新布鞋；

馬秀英 （急唱）哥哥瞎猜我真急死！

（白）哟！你猜不到我心上来嘛！

馬 忠 你这个丫头，讲话讲半句，留半句，叫我往哪里猜？真囉嗦，猜不到！

馬秀英 你狠我嘛，你狠我嘛，我不讲，我不讲了。

馬 忠 好好，你讲，你讲。

馬秀英 哥哥喂，你把手插在腰带里。

馬 忠 手插在腰带里么事啥？

馬秀英 我要你插嘛！

馬 忠 好好，手插在腰带里。（插一只手）

馬秀英 咦！（指馬忠另一只手）

馬 忠 这一只手留着扇扇风，你讲吧！

馬秀英 两只手都要插在腰带里。

馬 忠 好好，你講吧！（插着做着架式等馬秀英講）

馬秀英 （望着朱娃子，努嘴向馬忠示意，扭扭捏捏地）哥哥喂，我要跟朱娃子做……

馬 忠 做做做，到底做么事啥？

馬秀英 我要跟朱娃子做，做个花花媳婦啊！

馬 忠 （就地旋一个小圓場，抽出手來佯打）

馬秀英 （頑皮地）猫！

馬 忠 哎哟哟，这个丫头多好的計策！一听这話，我有滿肚子的气，等我把手抽出来，气又消了。

馬秀英 哥哥吔，你气可消了？

馬 忠 哥哥的气消了。妹妹，这話幸亏說給哥哥听，別人听到要罵吔。

（唱“梳头調”）

姑娘家要斯文文，

挑花綉朵閨房蹲，

走路不动裙，

說話不高声，

（夾白）見到男人嘛，咳——（一個旋轉）

赶忙躲进綉房門。

（白）你呀，赤脚穿草鞋，走路两手摆，撒腿跑得快，講話象炸雷，还說要跟人家做老婆来。

馬秀英 哥哥喂，財主家的姑娘，官老爷的小姐，才是那样的吔。

（边唱边学）

（唱“梳头調”）

走起路来扭捏捏，

說起話来嬌滴滴，

（夾白）哎哟我头痛，哎哟我肚子痛，哎哟我腿痛！

整天吃飯不做事，

連根針都拿不起。

馬 忠 是的嘛，你連根小木料都能扛得跑！

馬秀英 哥哥喂，財主家的姑娘，官老爺的小姐，好吃懶做，整天和丟了魂一樣，唉聲嘆氣，愁眉苦臉的。莫看她裝腔作勢的樣子，背着人，丟臉的事盡做得出來。我呀，行得正，坐得穩，心里想，嘴里講，這怕么丑？要緊呀？

馬忠 不錯不錯，有理有理。（突然想起）……喲，你跟他做花媳婦，那我不成了他的……姑老爺了嗎？

馬秀英 唉！你是他的大舅子了。

馬忠 做舅子？哪我不干！

馬秀英 哥哥喂，有妹妹總要做舅子的。

馬忠 好好，舅子就舅子，回去吃飯吧！

馬秀英 你把他喊醒，替我講！

馬忠 瞎說嘛，我去講！

馬秀英 哥哥喂，花堂里只有你、我、他三個人，你不去說，哪個去說呢？

馬忠 嗯，也有理！

馬秀英 哥哥喂，幫工之人就是有一顆好心，男有情，女有意，你把我對他的心思說明白，講清楚，有什麼不守呢！

馬忠 好，我去說說看嘴。（對朱娃子）妹夫妹夫醒來啊！

朱娃子 （醒）哎哎，哪個在這裡吵吵鬧鬧，亂喊亂叫啊！

馬忠 朱娃子，你真不曉得好歹，依我的脾氣，就要揍你。

馬秀英 （急拉）哥哥，你怎的要打他啥？

馬忠 我喊他妹夫，他反說我吵吵鬧鬧，亂喊亂叫的。

馬秀英 （拉馬忠旁白）哥哥喂，你沒跟他講明白，他不曉得我的心思啥。

馬忠 不錯，還沒跟他講明白。（對朱娃子）朱娃子，我妹妹來了喂，

朱娃子高興地愈起望馬秀英，馬秀英害羞的躲到馬忠身後。

馬忠 （邊笑邊說）嘿嘿嘿嘿！朱娃子，我妹妹長大了喂。

朱娃子 吃飯長大的。

馬忠 不是吃飯長大的，還是吃糠長大的？！